

尚書正義

十一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三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疏成王至梓材正義曰內國名叔封字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

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

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梓為器焉善

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

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
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昔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
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
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
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
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
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
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
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
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
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
漸也其地理志鄆鄆之民皆遠分衛民於鄆鄆

尚左疏三

二

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與國否未明也既
三年滅三監二年始封康叔以其間更遣人

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
定四年左傳祝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

詰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
國名而在圻內焉王亦然惟鄭立以康為謚號以

文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
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惟三月

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三城六

天下土中四方之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

甸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書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
周公成

勤乃洪大誥治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疏至誥

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
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
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
皆慰勞勩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

以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

及獻上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
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音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管成各邑六年制禮作樂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創諸侯丁明堂之位即云頌

度量而天下大服云云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各邑而朝諸侯云六年已作洛邑云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曾集正義
日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尚一三

三

丁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

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

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上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

猶至沉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

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

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

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立以洪為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

矣王老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傾康叔之德命

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謂方伯使康叔為之

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德

慎去刑罰不敢侮鰥寡庸庸衎衎威威顯民

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用肇造我區

庶可可勸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

頁越我三邦以修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

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天乃大命文王

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

殪我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

尚十三

四

孫

寡兄武聶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

道故汝小子封得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用

在此東土為諸侯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

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

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

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

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

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

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

有次故以文王之教故也武王小子武王故思在武王

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武王小子武王故思在武王

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武王命武王

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武王法之武王傳武王周公武王

疏

尚一三

武

武

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正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

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

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正義曰言用

康叔之德而

孟侯王能顯

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為

教首故惠恤

窮民不侮慢

鰥夫寡婦

况貴強乎其

明德用可用

敬可敬其慎

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

示民用此道

故始為政於

我區域諸

不可信也 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
法不過子之法 父故舉文王也 法者不過除惡行

善故云明德慎罰也 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
用可用劓可劓即明德也 用可用謂小德小官劓

可劓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 傳天美至
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禮

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
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

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念我所以 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今治民將所劓循汝文德
之今治民將所劓循汝文德

言以為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往之
政教 為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國當布

求殷先智王之 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 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尚十三

六

徐茂

汝當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
智王之 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大于天為 德則 王曰
不見廢常在王命 嗚呼

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武王尚行之 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

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
今治民所行將在劓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

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 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
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

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
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

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 人事既然又
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

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今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為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

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耆老成

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

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為順德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惇瘝病

尚十三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父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懋懋不懋不在大起於

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

之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

順天命為民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

日新之教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安之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
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躬民不但汝身所當行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汝身所當行
痛至我言正義曰洞聲類於痛故恆痛也瘵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
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
刑罰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鄭云傳

尚十三

八

孫中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
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以正

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
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起於小言

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
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

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
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人

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

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王曰嗚呼封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

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

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

為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王曰嗚呼

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王曰嗚呼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惟民其勅

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若有疾惟民其畢奔咎化惡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養

惟民其盡奔惡修善矣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

其欲惟民其皆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殺罪人

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非汝封又曰劓

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無或劓刑人所以舉輕以

之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正義曰以刑者政

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

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

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保民之

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

所監劓刑人之無罪者也 傳化惡至修善 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 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傳劓截至得行 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刑官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刑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 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刑罰有倫理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刑罰有倫理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者兼用之 尚十三 五

不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也 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王曰外事汝當布陳是

月乃大斷之言必反 疏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於汝當布陳是

刑法以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

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

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言外至用之 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

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眾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

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臬為準限之義故

為法也 傳要囚至之至 正義曰言要囚明取

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

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

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乃汝盡遜曰

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順事

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

汝所知欲其明成王疏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所以命已之款心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

尚十三

一

三期

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

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

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

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

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

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以心最

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

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

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我

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

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

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

利啓不畏死罔弗慙啓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

絕凡民至弗慙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

之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

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

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

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

故也傳啓強至絕之 正義曰啓強也於盤庚

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

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

友子弗抵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為人子不

行父道而怠忽其業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 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

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天惟與我民彞大泯亂

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彞大泯亂

尚十三

三

毛期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言當... 文王所作違教

救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

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

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

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

不慈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

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

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

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

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

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

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

者不可赦放也 傳大惡至不友 正義曰言將

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

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

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

尚上三

十三

三

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為

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摠

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

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

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

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

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

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

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

孝先言子於父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

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傳為人至不友正義

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

尚三

古

徐茂

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

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躬亂而言斯

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踈人相督率

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戛矧

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

刑之無赦况在外掌衆子之官

主訓民者**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

而親犯乎**乃別播敷造**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

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懃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

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我率殺亦惟

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又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

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不率至以懌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正義曰言

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

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至於訓民惟其正官之

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

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

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

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

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

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

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
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
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
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
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
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
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
常至犯乎正義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

夏為常也迷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立以訓人為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 傳惟其至之科 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 傳汝今至惡汝 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 傳汝乃至正道

大五
小五
百七十三

尚十三

六

錢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 傳為人至之故 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 傳常事至法之 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 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

人悅擇 汝德也 王曰封夾惟民迪吉康 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

治民乃欲求等殷先哲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

訓之則無善



王曰封爽至厥邦 正義曰既言政在其國 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

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

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 傳明惟至安之

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

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

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王曰封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我惟不可

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屢未同

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

之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

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王曰封子至于天正義

於天者乎言罪大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

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

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

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

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

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

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上

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

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

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傳假令至之

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為摠說所以不安猶未定

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

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

尚一三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

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

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

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

罪為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彛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蔽時忱丕則敏

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王曰嗚呼封至暇

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敬哉無為

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

於王曰嗚呼封至暇正義曰以罰

於王曰嗚呼封至暇正義曰以罰

於王曰嗚呼封至暇正義曰以罰

於王曰嗚呼封至暇正義曰以罰

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
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
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
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
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
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
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王曰
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絕以民安則不
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
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不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高乃聽
念服行之命令使可則

用康乂民德高汝聽聽先王道王曰嗚呼肆至
德之言以安治民疏又民正義曰

五十一 尚十三 十九 劉昭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
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
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
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
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
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

行之命謂德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
勿廢所宜

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
言即汝乃以殷

民世世享國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
福流後世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

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
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
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
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為連屬之監則

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

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

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

若大宰之建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

牧立監也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厥誥

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乃穆考文王

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肇國在西土始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惟天降

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

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夫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王若

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

大七九小言十三

尚十三

二

昔有辛

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
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
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
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
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
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
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
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
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
為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
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
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
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尚十三

二十一

毛明

生皇僕為昭皇僕生羌弗為穆羌弗生毀榆為昭
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生高圍為昭高圍生亞圍
為穆亞圍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
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
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
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邶霍等十六國亦曰
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
邶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
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謂初始
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必
為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
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
眾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
夫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
夕勅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

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文王誥教小子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四五三 尚十三 二二 朱曾

有正有事無彝酒治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

祭祀以德自**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善**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

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文王至惟一正義曰前文

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

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

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

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
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
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
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
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
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 正義曰知小子
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
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
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
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 傳於所
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
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
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眾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
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

尚十三

二十三

陳錫

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
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眾
國也 傳文王至心善 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
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 妹土嗣爾股肱純
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今往當使
妹土之人

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 肇牽車牛遠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珍異孝養其父母

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 庶士有正越庶伯
自絜厚致用酒養也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

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

乃飲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康叔以君義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

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汝能以進

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

尚注疏十三

二十四

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志在王

家

疏 妹土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文王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

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

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

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

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

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

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

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

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

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

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

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
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志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
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
臣行施由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
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
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
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
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
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
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眾
伯至違犯正義曰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
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
乃及庶士眾伯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

五百八十一

尚十三

二五

直過

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
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
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
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
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
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
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
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
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
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
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
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
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
大德不見志在於王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

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故我

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

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

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

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

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

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

曰棊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

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

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

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

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

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

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矧曰其敢崇飲

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越在外服侯甸男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

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

四百里三 尚一三 二六 蔡

衆正及次大夫服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

事尊官亦不自逸者罔敢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服至

田里里居皆無敢沈酒於酒非徒不惟助成王德顯

敢志在助君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

其身正不疏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

令而行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

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云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

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

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

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於帝乙

猶保成其王道畏勤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

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

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

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酒於酒不惟不敢亦不自

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

尚十三

二七

沈茂

正義曰

以周

受於殷

文王之前

殷代也

今又衛居

於酒非徒不

惟助成王德顯

法亦不暇飲酒

惟助成王德顯

法亦不暇飲酒

惟助成王德顯

法亦不暇飲酒

惟助成王德顯

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
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

義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
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

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
治事也言百官眾正為摠之文但百官眾正除六

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
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

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
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

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
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為官

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
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

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
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亦上御事云

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我聞亦惟曰在今後
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厥命罔顯于民祗
其身不憂政事

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
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

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
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

能畏死言無忌憚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紂

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

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

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

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

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

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

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

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

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

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

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

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

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

也傳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為大言紂大

也

也

也

四八五

尚三

二九

徐杞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

作自俗本多誤為嗜傳言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一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

大視此為戒撫疏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安天下於是陳朝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

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必之也所

尚十三

三十

李楚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

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予惟曰汝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劾固慎也我惟告汝曰汝當侯甸侯甸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

史掌國典法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所賓友乎

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矧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

能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

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

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疏曰：予惟至于酒，正義

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躬之善

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

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

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服行美事，道治

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

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

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

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

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劾固至用之

正義曰：劾，固釋註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

況悲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

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大

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

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

尚十三

三十一

毛

疏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外
之乃揔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
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
其定辟揔上自劫盜躬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
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
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
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
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
順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
也則汝收捕之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
勿令失也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

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
惡惟眾官糾日夕

尚十三

三二

毛

乃沈湎於酒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深
勿用法殺之

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
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疏厥或至于殺正義
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曰以為政莫重於斷

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
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

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
臣惟其眾官化紂日夕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

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
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

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
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

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

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

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

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人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

潔靜也王曰封汝典聽朕志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

乃司民酒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疏王曰

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之吏若宰人者沈酒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疏傳告康至洽材正義曰此取言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

梓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

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王曰封

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以厥庶民既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鄉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
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怛

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日司徒
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
卿正官衆

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
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肆
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往茲安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
往之國又當詳察

宥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
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
肆亦見厥君事

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
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

尚士

三十四

人者當疏王曰至人宥
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

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
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

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
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

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
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

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
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

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
詳察其茲宥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

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
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

亦為敬勞之也
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
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也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

尚十三

三十五

卷

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即上民事三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為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茲宥不殺人者，殺人亦是茲宥，但重言而別其文，茲宥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為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止於無過之。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承於茲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

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王啓監厥亂為民言

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免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劓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劓養寡

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王其效邦君越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

可不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疏王啓至攸辟正義

尚十二

三十六

李憲

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

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劓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

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

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

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

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

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即是

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茲田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

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暨茨

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暨茨蓋之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為政之術如梓人治

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洽

疏曰惟

至丹雘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

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蓄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暨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梓為器已勞力

尚三

二十七

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而後成

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洽傳為政至後

治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

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

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

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暨暨亦塗也摠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

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今王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

為近世治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

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

室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

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

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

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

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

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

先王既然而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

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
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
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
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
之故言近也 傳眾國至明德 正義曰身施於
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
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
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
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為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
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
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遂拓
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